

河南穆公
集三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
州葉氏藏述古堂影宗本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穆 脩 伯長

詩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旣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
春草岸柳色掩映紅欄楊歌調嘔啞雜吳俗髻
鬟珠刺傳南朝雜情北客培未去楚魄湘魂惟
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畫蕭：送別愁吟白紵臨處士才高
融未存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慙驥心千里空
美冥鵬志九霄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
蘭桡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關：相看
復惻：行：送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
上雲山遠碧橫富貴窮通俱未決立傾樽酒泣
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烟網密
爭垂乍戲汀蘋末初循水芹瀉競搖搖非極寬

翠碧連漪占浦搜深藻空波出素髭數頭餘赤
頰二色類銀姿貨幣斯為切鮮腹散眼如青錢
邀債直華屋市新奇珠沫緣條照霜鱗逐办舉
扣顛瓊聚膏剖厥錦分肌味佐芳松極香參苦
笋宜美醖融膩玉膽筋胃佳 作寒然湘鮮非吾
偶河魴孰與夷荐新美尚難稔毒即殊饒難討
休官易精操醒酒還自當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
色未疎烟分鸞立遠窺見帆迴公選賁清吳閨
吟倚樓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遠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
帆輕贈斫江鱸活杯寧楚醪清飲 作 莘美回
首龍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托跡難依佛留心獨
喜儒風庶俟京洛水石隱勾吳破寺杉松光南
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路遙待釣艸紅怨紅傷翠助鵲鵲戰回春事
青蒲劍買破韶光綠荷錢千峰連圓芳草因一
江晴波斷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覓
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倦客奈離襟滿王孫草愁多望
帝禽難堪輕薄事歌酒宴游心盡付吳兒輩惟
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起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江邊舟：春湖平相逢未盡
斗酒醉相送又逢孤舟行望竹窮鎖秋滿郡烟
波渺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
玉聲

殘春病鰥

風蕩寧：燕吟：卧對殘芳起鬢鬢乍困遊車
一作春尚在未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痛難
解病髮偏搔搔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慘
賴染江毫

言事无卷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吳預昆虫不參品物

陶銘外獨作窮人蓋我中深算已顛猶磷石危
蒼將擇更推風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興
上穹

和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蔡陽先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玄作村居詩十
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韵每篇皆同上之一句
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休生之往還緝而和者
數人豈獨北未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
既恨未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韵而結之以盛
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安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焉
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島鷗閑夕照抗稻秀
原烟野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双閣下蕭
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頭風綠菱荷蓋
波清繁華一魚艇起烟双雪翎相携二三吏扶
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往通茶塢綠門枕楠

園香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黃閨游鷺里春自
作隱淪裝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語坦
無机山雨歇到樵竹風先滿衣露南秋更樂稻
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原未定不愁酒釀新出樵魚沽菰
糲鉤移岸追松影調景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
教紫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閨帶竹籬田頭鉤耕後樹裡道
園時靜靜鳴秋織蕉閣對野棋抵峨非我事大
吟引蘇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珠璣十餘畝古屋兩
三家碓下雞爭黍蔬根地逐蛙水邊閑送目独
鳥在秋槎

其八

江墅幽居好何妨靜事添神隨山父簑笠李野

人占露草牛羊喜秋霖黍豈糠短牆泉柳下寒
水半渠淹

其九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宅罷
何回臨町未盡攀道遙岍角中人間莫回首容
僞不容真

其十

江墅幽居好人間晚最孤魚臨谿樹釣鳥隔水
相呼野竹挂薜荔山花睡鵲鳴画工能狀出羞
教朝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香枝佳人盼影
橫哀桂押客分光綴艷詩紫鎖翠明初唱滿官
憲紅短尚圍棋長宵且秉歌游去無限風情見
古詩

逼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未恨不逢
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粧

廉粧應在綉閣中似聞春芳拆曉風試問天桃

臨碧沼何如點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曹苦刊文章多難久漂流雖陽緱酒黃金盡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着微雨遍紙牋閑坐愁稚子楊柳半濕眠春鴉白杜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酒家眼前不得醉清遠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蒲衫上巳連芳辰冬扇續游事因聯綢酒帳絲句直花司併日權使兒狂不足犹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折香心破浩蕩双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女菱花鑑裡並粧人呈吳帝子鍾遠范琬琰宮姬托後身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壯丹春

故侯園

池館早來元磔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

荒涼計祇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嘗：李師徒皆善嘗吾道持師獨異群儒藝知探討誦詩三四章往：見詩藻玉環在琢磨不難成至寶知子本好古身服仁義走動諸送行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穎路涼涼葉驚秋早南游何當還江潭無恨好

送人主選客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獨孤戍自分屯馬放胡沙暖燐燐塞日昏寧前初謁師戎服走隸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吳誅賊吳奔廷无患故山荒復狙豕祿周公任豺虎犹寬老伯投領斬都衙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極計何疎四十無成生諷書不務功名師神術謝夷獨持仁義守處庠敢同賁傳希前席况吳郭生托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閑犹

且忘歸歎

除夜

燈前清泪落不聞守歲分高客是闌老母今春
年七十寄暢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烟畔逐花行雨晴南陌
塵埃洗俗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郭荷香入亂花楊柳肥不得
尋春意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是屬侯家任客閑游到日斜富貴位高
無暇出生人空看折來花

朱玄墓

閑登朱玄游侯墓卻望梁王歌吹臺上墓邊
芳草綠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洋園

君王未到玉洋游萬樹紅芳相倚愁金鎖不關
春寂寂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香：有時當永相依：何處照閑眠靜臨客枕
愁寒雨遠逐魚蓬秋暝烟纖影乍歇還復立冷
花時結不成圓銷魂猶憶江樓夜曾對短檣賦
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丘嵬在莒臺荆棘深范高一極目懷古重
傷心平楚蒼烟暝過風白日沉誰論客懷抱澗
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繞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着桃李感時賸物
情何多發咏長篇託興比為言苑李富華定君
子盛德尤所似清：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
宰撥旁有百卉爭妍舒特煩化匠施剗削也
居時反下誇紅開紫亦可餘各事繁華一時尔
繁盛寧將此花同令人慕亂狂不已義和奔御
值春歸祇得銜杯且歡喜君看灼灼枝上英半
雜泥塵成落蕊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甚
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草北姑蘇
遠相比不啻亡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倘使此臺
呼龍女汝陰城裡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歡俗
盤餐漸病烟扉去方情落錦繁如何玉川子苦
惜并龍完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肩：復何言留館竺乳舍屢携梅
福轉凶荒岐路校冰雪歲時皆明日別君去休
然遂跡奔

樊侍士化州盤

盤盤已非賦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使聞水
涉灘樹驚人而果俗駭鳥言夷去：惟強飯歲
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間春暉群陰爭閒之行：二月路寒底切
人肌注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頌雲持復合直

向平地垂蒸人共愁數萬物皆瘡痍求木有芳
華摧沮不得飽青苞斂絳萼同向枝上萎民妻
悲已病況中郎參差嘉穀失播種難晴諒胡為
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嗟：訴
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
啓安所尸杞：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言抗前
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且欲
上具說懼非已所宜有職彼尚然未嘗借汝早
勉汝無妄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慷慨獨自空
嗟

贈達公上人

喜得師清耗徒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
滄洲通氣聞尤勝言鋒晚更道相思二十里阻
別十三秋六合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蕪
隱知友落新丘想數敗生遊應聞李氏憂時
子相對李侍士去子得元解念尋思祇如此必
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終為萬少
約葉室共夷猶疑同飲酒少之信法去時有

舍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看却訪野僧蒲寺未

題李士言秀才別墅

蘭薰麝裊杜鵑怕暮許携樽又索還題破白雲深有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草鞋絮散春烟景色真愁絕歡悵重來猶似舊有餘恨醺醉詎能銷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據芳妬忌巫城雨摧殘洛苑香怒啼數后玉寒出貴妃滿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思遠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春雲玉關北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岷徙雷成一章

從來岷徙斷還期聞從警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錯四山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悅仰自全不幸為奸人所伺誣構以事回被罪南謫為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冤悲苦生人所寄一室于浮屠宮闔戶日外絕還往留底餘過數聽以所寄聞將示之有侯侍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州前被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吊語且悲且歡張君簡寫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而盡歡慰若忘窮否之為尔予自是以艱憂中自不復視文字矧為聲偶之辭乎遂此篇有北歸望且感張相過憂患問因思非言無厭事即周捨之為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據憤悵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遇詩云
觀：幽遐地極：會遇人窮悲艱理勝窮旅易情親豈意當漂謫茲詣卜並鄰溫：窺表料要妥奉埒頃直道談端闢橫流語下墮綺文何雙查現行亦璚璫數分初投漆交言乞飲時捧心忠義合開口肺腑陳共味隨時理俟成達患因

稱故隨臻堪持言自斟姑以命相詢頃充窮通
外殊驚得喪訊平豈煩豫魯汶

并說忘

岐曲

茲共追隨日時逢物景春雜花明

浦嶼細草梁即吟吟綉羽未寄柳絲繁去採蘋
畫舫江汎：銅鼓野聲：中荷菱采生者無

菁秀出嫩晴叢暄茶正發扶暖稻初勻遠去尋
芳往閣留生草頭小董柳倒挂獨前暫垂絲烟

抄聞啼曉沙鴻過徐環道宮披古碣僧閑兒
摘摘滯迷想魚鳥梁前方等云吾書夢為如國

由吉不來馬建美良歸懷謝若事後朝王好
或問定何如始日始與為叔尔誰於泰逢客

自和音錄臣李德居州里文會力組劍曹倉祛
批押任允雍劉棟壯即乾宗慈奇才隸下彬賦

豪摘藻繪詩墨洒此琳姑角詞場勝爭馳義裁
轉戰痛知景瀚盟手散他援之手援者于子切

通反勇侯選主齊功期取為齒卿書先易稱省
客半龍荀藝竊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趨紫

貝陸峻拜蒼銀變化初虎型延和却在鈞三年
紆選調一命就陶甄兀張司因固平綫服埃珉

上寧非逐霸同列雲起均介立傍無援陰排密

有實從防難少懸城河亦多遜幾已能傷厓采
仍未放麟踰年留吳城祥會奉嚴程仰聞旁：

理難窮蕩：仁良國君未時薄命我方淫蓬藿
何當返蘭荃自可結看蔬調吉勝泰稅給粗轄

寄做印名支道索野号莘退藏即李強責翔讓
顧竣踴 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鼻營酒林燕

谷訪藥荷春上封花撥誅芽出果榛前音曉園
中持鋤揀林下設置罷至埋鵬齊鷄浮生苗等

椿未甘捐奠土所幸史絲綸南面同充高處廊
即甫中國應客一吏鼓腹得還浮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穆 脩 伯長

書

答喬逢吉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未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狀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于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蹂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達名聞于富貴先進則莫有吝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忠正之士豈獨多出于古而鮮出于今哉亦由時風來勢驅至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于古文矣其書之問則曰將李于今則慮咸淺陋將李于古則俱不取名于世學宜何古

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諸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反李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元惡于中焉是以枉言見問暴不才而衆于時者又何足為人屑其是非可否徒以進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李如舊者不識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声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李乎古者所以為進李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魚乎名中名者無以魚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称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称焉故曰行道者有以秉乎名守名者無以秉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則窮不失為

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
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胡窮達各
繫其時通達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
道而末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告求于今二者之
心苟交存而無擇特體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
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
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主
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
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司徒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
材為契于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也
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材也由
出處之奇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
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
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
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
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
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
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

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契
皆出于此乎脩嘗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苑
經綸武洞權變死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
陰合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
如此之人達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
使到粗匹夫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喪
俯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也
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惟服閣下之才
德風器于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極而望峻識
淵而量闊視汾甲之弟子當年若披遺物之易
踏霄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途之達周歷清美
深集禁密言爵典冊筆勅雲向當斯之時天下
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
去內廷統將符令康問真就候倚朱藩北門命
下之辰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
下之氣象真神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
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全能鉅無
施不稱文德武脩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不
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耳然則雖古之賢傑
復生諒何以加此脩可不向風馳想氣激神殊

求一識大賢之子之風。求急不自知其貧且賤。衆報踴躍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傍徨踟躕。不敢往進。則訪謀于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廉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沈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廉急。難犯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廉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沈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窺其進時。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遠鄰。鎮靜方域。非深沈不測。其何以制。速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沈也。則宜矣。既以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沈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然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于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于左右。以為請見之。禮悅伏。祭戰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我敢求之。見蓋窮薄之命。不獲遇于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

惟少賜伶察幸甚。脩恐悞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持日。數言百拜。有聞于密學侍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切患。倘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己其或聞之。則必動于心。大則必見于色。當為咨嗟慘怛。惻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具元。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果是以不敢疑。悞期得懇于府庭之下。庶旁忤之迹。少獲布聞于左右。如獲蹟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點：自己者。其勞與識危且旁也。果死罪。死罪。果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泰州司理。泰寧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寔不能與俗相悅。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于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具。于今十年。初為兗州泰寧軍日。屬所天奄沒。朝廷以始得罪。詔不許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裕也。外方為是。即哀其艱。禍窮寒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生見老母。推弟于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惡愛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困素。

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無依因即栖于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弓回方大抵取途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寄托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于一身寔：終歲且不能周其餐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詔載寢某嘗與十一人同詣宰相投告具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置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李揆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于名而不便于寔安于公而不安于私者雖圣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自趙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惟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僮僕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于襟將為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元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試言于旌飾之下使重賢君子

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棲：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于口腹頽上昔未嘗進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群中之長物耳久留此將不難死于窮餓一身勞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謂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雅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殫迫辭無餘飾十冒尊聽憂均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言于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迷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李于場于時求進為人事竊求皇：汲：至于今不獲一拜盛德于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果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教誨可器重者獨曰祁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李生時亦嘗辱邢君遊他日汝見之必修于姪礼小子奉

是言不敢遺忘于時。某方再幸于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泰州司理，奉軍區。曹掾未終秩而褫職，作所天長，艱苦無訴。去冬遣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米不給，走幼數口。收：待哺相視，未定投奔，走于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遣，見于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弛，苟無條入儲蓄之條，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輩先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即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奉執事時，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疎外于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度，遂遠于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遂延問。家執事辭以他故，俾徑引退，愧生于類，歸自思之。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定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果又並數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苟然而不以言自辨，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于長者，足以為恥。今望拒阻，怏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事寬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

會之見，則復敗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倫。王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定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誼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率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于世。出人間者殘落幾百餘篇，韓則雖其全至，所缺墜忘字失句，獨于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過行四方，遠近或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于懷不圓，晚即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愛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

文與書字甚朴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
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
陳故劇減讀元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
舊錄為別本與龍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后
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鑒我以韓既而飲
我以抑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
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則踐立言之域舍二
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于京師遊處
且久于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志慷慨筆入
都省應主司之試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踐
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
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
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復會于京師得一
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事恍如馬不啻如夢
面老而心暮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
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于進士場中嗟予
子與子向之志頗百莫從具一二而意能度十
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于天地間甚易老且死

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頃昨日之少壯忽已凋
耗今聚未久而復別相聚又加如是知他日
之相視復不如今底之視昔時也必矣今予別
我而歸我春不能已者以其故人也其俱不
得志也其相連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于前
也其將為之奈何請且序情而故事以為子送
詩云聞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行語默將發憤
氣一作意鬱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啗胡為
京城中日與易泰爭清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
十千大梁酒金盞為君傾酒酣微悲歌衆生皆
嗟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張當字叙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
然則古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
河張君名始字友直值以其叔義未安也而訪
之僕辱其父遊不獲謀為一作徐思之因請更
字曰元膺方前字于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
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焉張
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
才不踰一作其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銳者孰賢

愚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序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
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于
公有悖于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
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則政有必
失之患為其佐者選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
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當直而輔之輔與正
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
于其職也實無愧焉今之從事于二者或莫率
是道不悖于欺則陷于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
政果明是宜順之于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
人佐遂無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白
黑以分訛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
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于下以救其過已則
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數徒
遂悔果焉若附離唱和取容克貢苟全吾位而
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
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惟職所宜而已矣嘗
以辭學中名自己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

將復佐于南海南海陰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
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知志
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子見南海之政
獨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決其患也

送李秀才愿陳州舉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
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
送名于書者其崇與王府階上之四年太傅
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
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矜物四方之
士走陳而獻藝求領日伏于門進士李生凱前
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
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蓋有聞焉今茲歲會開
選舉生將輕扶其技舉于陳同儕等欲生留于
斯者或解以化語子謂李生是舉性得宜者三
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貌所歸地首藩輔其
名獨易發而尤且復聞舊貢在焉有是三者可
無行乎具戒于僕其秋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
送子諸途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于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未幾學者能顯窮一致，蹈適自樂而不覺底幾。君子之志者，抑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雖也公初生于儒門，庭聞道為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走塵土，職下賤事充：乎貌類未常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于內外物不得問而入也。不然，豈免詳恐呻呼，賦躍發于中而表之也。然居職踰年，以家難去之，蘇子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豈報且將及，豈惟寬裕于賤用哉？」

送在伯盈序

士困窮而為于學，庶民困窮而為于利。學卒利亦久，且恃哉。或泰于交，或數世而弗新。馬庶民日贏，日隘，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及學之利也，豈異于是。馬伯盈為于學者也，三十年而益固，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牙半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化州之有無者，居諸索將自穎川之伊洛走秦中，却浮菰蕩波龍藏泊，過姑蘇入吳，異出谷水寧省于東，安少進于越，抵句漏，圖庶民之

利者，將行于慮，若幹于貨而落于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河南移公集卷第三

移脩伯長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燕東有祠尊然宅于衍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歟嗚呼帝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園大畧雄偉不世之量屬炎運衰息皇綱紊紀海內震援群雄並爭帝于時得秉機奮策嘯叱馳騁于其間用能建休工定中土乘光顯盛大之業于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倫內窺中夏帝扶持漢室抗力三方據輓輿言則失彼已若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顯年滅袁而沮權倫之強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吳伐謀制勝料數慮憂之下豈江吳庸蜀而足乎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揚耳目聳動毛髮使人慄其餘風道烈胡燕之舊邦祠堂在目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敬弗祀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于時者惟高祖之于豈沛光武之于南陽廟貌咸存

威德勿泯其次則燕廟也赫然有豈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時仁恩長者為鄉里人所愛后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也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亳宮之歲詔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再嚴有焯有耀以帝之明靈加吾宋振顯其述德用益興矣乎軋興元年春今柅右丞相清河公來撫于亳至之三日詣于祠下既退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于此土久矣庇于爾民厚矣水旱災害爾民詣焉疾病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土微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詒修之頌惟殿內廊廡惟帳之蔽使埃塲及座延于冠冕為閭孰甚焉將自出私俸盡為具武帝泊文明三殿之帳誠尤為艱如彰爾民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使告于爾民眾聞公言漸且喜曰亳民聞鄙荒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得獲逃罪于帝之靈繫我公之思是賜是賴敢不聞命即來人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曰我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于歆不可盡專

吾嘗與商民共其事即以俸緡令民之用命工
偕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弊非
繒帛是製而成以木者固其久也其年十一月
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毫未滿歲而去既去
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毫人飢公至閭即上言
得從淮南數州廉未未貼一本作給毫人愾公之愛
人甚矣使循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委
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飢哉公
前居一州猶且勤為州人求福于前代帝王
不懈今君為朝廷一本作朝廷親進大臣其贊帝王
治以福于天下之人肯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
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 元年尚書康鉉公由泰知政事出鎮太
平郡居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慙
言求為本州以便其養詔尋從之于是復是耶
而即嘗既至未期歲屬齊國報憂公遂去位而
以私館居則盡斥絕梁肉弗視惟菜茹食以終
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脛不支家人
憂其德甚爭諫止之已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

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處居左右承顏情至闕
遠今日得紀 紀數尚不率盡于道耶皆
不聽越三月竟以毀瘠而不起嗚呼公其可謂
孝德有聞也矣將終頃謂其子都官員外郎中
師曰吾年踰六十壽不為少 府位不為

幸矣

然獨所恨者不克及吾之存耳先堂事耳吾俸
賜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惟遠無幾都官念
原歸戒付刻切時雖齊國在賁求欲告戶守札
斯亦不得即以錄服畫而從事于外始卜其葬
于魯之南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墓柏或
數千瘞心奔躬事以連立既而治其第之側偶
起作新堂者蔽三室而間五位前後左右皆有
宇以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果東行見
同年都官兄于魯一日曰是宇而吾願我無以
致孝愛于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存歲時
焉苟無述也其何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
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吾宇之設其近于家
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修尚舊札粗復其製
時衣冠室聚行之始者唐德而既佳說又廢于

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如言此者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惠其不崇且廢終莫患其先廟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乘交于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祠其先示識繫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于寢蓋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于區區人之祭久矣倘世臨名矩率祀教教李一作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雖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後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藉閭閻世德豈以約委表厥後是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諱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閤門祇候供奉遠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子于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于中室以求室為齊國之生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陪馬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巖巖之尊長幼之序壇：遺像堂：如生宗屬以之視瞻精

典以之馮附丞祠有所不瀆其虔斯甫具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倚神則家廟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元因而立是以顯考主父神次不敢盡序而時享合叙抑有常焉則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設于居里散諸號曰家祠堂者信違事中而允時義矣噫家廟者豈可不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寺字于中夏先王之遺氏樂聞其法尊雄一旦從而和 棄世守常義弗頌而為其徒者靡然傾天下四人業胡其如是之盛耶豈佛氏之法為能本生民善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群俗之心如趨競今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如具不可充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窮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他道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于聖人

之外因斯民所惡欲而諭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性復而取之方于植物者根夫善：以之而生于今種夫惡：以之而出于后其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間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貴富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達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讀佛之言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已欲惡之心乎佛亦安能強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高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于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獨盛于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苟

以時觀之能飯赫顯均使人見之目一作起奉生信則無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塔廟以瞻向于俗也胡中州近壤之街會乎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事而旁棲徒眾者實為廟惟佛塔之設當必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藉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會舍利者也然后函以金石窳泥而藏焉因起浮屠于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始甃成七級浮屠者是謂真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大師呂公為郎日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即以屬僧志者伴后興塔于寺以英奉之后志方拳心會卒曰僧崇者復上承之自是迨大中祥符初崇始再議所舉得喬張二家吏歸入資用僅復就事于時浮屠終基一級而已崇終度力難以克即又罷去于是州有幹吏惜其跡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于塔者復得寺僧海微而請之微一本謂之微起應請實堪其任今塔：之所以獲立四字自海微力塔既立未幾僧歸而微歿時天禧二

年也付具事于門人永昌墓之永昌紹成師志
固有智解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饋云吳其范鉄
金銀頗然而擢立其嫡者是曰相輪其珠石亮
无異然而周蔽其趾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賣
于淳屬亦三之一焉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
繼師之勤矣較三四幹之功是則學于志而基
于宗克成于微而大信于永雖終始皆為珠先
後鉅細其因作之跡則皆有力于瑤者其所謂
異行之士歟瑤始于大中祥符初訖于天聖之
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費用財力
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來未請得以著成于
記

養正堂記

韓君充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
參軍到官之五月以廨舍廢狹由視事廳前林
宇達于寢化無宴休之地悅廳西北隅先有屋
數椽已故敗就推因令堂而新之以脩其所為
宴休者于時河南移脩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
曰為我命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充言少年
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乃

猶盤回劬州縣職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形
把子板旅進退即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
之得美不獨如是復為諍殺小輩尤誇議其間
諍說不已所以古人憤抱脫冠委印綬不領而
去蓋此也充言曾不以是動其心汨：隨波上
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具說人抱喜才識凡
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遇知已去是則才之
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輒受攻于物知乎此
者進易之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
取之今充言居是職具有以幾乎予與充言交
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故違豪偉
真無領避座有論說不難以氣語低人至是乃
能列鋒獲藏載崕岬約未若鐵錚男子為者終
日學：守其書事不少為悅眉動容起倦怠意
真可尚也充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悅
充言所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
命之訟具名以為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具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
傳稱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脩又為征

伐之具其用之大衆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誓不軌權不庭振邦國之和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李西域之法事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太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公王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倣效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間既繁不常厭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鐘是知鐘為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祥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寡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及也衆徒僉一資膳悉僧警旦暮者其間惟鐘州人時士堂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當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銅若

千斤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諸為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鞭其材木匠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蕪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帥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與其鼓鑄液彼金錫一治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堯華飛甍鑿鏤震疑巖崇巖上凌烟空琅：洪音遠落霄外予以壯觀精宇予以號令群細且叩馬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殿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魄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贈金帛衣服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于佛宮一本有明矣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大盜泊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項則一不問事有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盡士之階武而升者非

歷旁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毫不闕可吾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好用自援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穎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廉跡落武一再遠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郡或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淵達樂所守無事惟比旦一過廳遂則振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疎思得酒然空曠一字為寄造之北畫畫除耳目俗詳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村僻堂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晚蔬蹊果：外先峙射棚：豈清起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官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名亭陳君之節是亭豈志于靜者耶夫靜之聞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听思慮之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罕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焉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庶斯戰捷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夫無為自援而病其

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悅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始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以衰力于民之里召塑工為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飾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于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觀浮屠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係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污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壑林野間有級磴以為佛塔者其趾之豐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龍有植木以為佛廂者其基之特若將為百榱之廣或不數榱而止其委甃餘材猶棄積于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欲有為于是張其勢甚盛若具行甚篤至龍然衣退食盡用于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歛斯至自是每十其獲不一入于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故卒無以立而亡去之于謂此无他也由始信而終欺也宜其无成歟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

信猶懼人之莫應則己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
未之聞又獨拜氏哉今師嘗是像作是殿必有
得于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遠有就之如是也嘗
聞東南人尤嗜于佛至有傾貲舉產以為奉而
元愛者師而後能盡謹其術而待之屬知里人
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
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
未諳曰孝山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
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日託銘于先生用
刊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于既受而閱其始卒乃
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責家畱族持葬
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
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至合士
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
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
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
育于季父氏既而復為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

大徙并氏入處之京輔考于時與其族來京師
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
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
女止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
子曰文蔚少年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
今皆遠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
并人其俗剽悍而勤蓄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
未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屋矧其
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植其家考之
殯貽其規法于君于此蓋為之善守者也君
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盡
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受經于儒
官馬邑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縫衣顧門中
時無強子弟可任懼後先人遺業則為不肯子
因刻力事生于家非時節慶吊大事不出門如
此蓋有年天聖八年遠五十忽得病亟累月弗
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于居君凡四娶室祓
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
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
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

十一日藏君于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
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爲合初李氏次苗氏李
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元越厥期未代
不然惑于異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
伊徐氏子以時而美順禮之軌既合既附有銘
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月日何爹以果于飲食并具祭于第二男道子
之靈嗚呼汝生而慧爽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
養甚厚始三歲則微有知見：詩書能舉能視
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
不永回歲而大嗚呼哀哉汝沒之辰我客京師
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于中途足道
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僕相持殯號嗚呼生人
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墓輒踐近年念汝堂完
反成場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育而不長孰如
勿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元期復還我思
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

塋以歸汝骨草廬鄣次祖母俯近此現有條無
至驚怖父臨祭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
壤尚餐

河南程公集卷第三

穆參軍遺事

穆脩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國南而傳其學脩少豪放性褻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豐閣真廟見之深加數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荐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違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薨潯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于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國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幹通判遂為掾拾由是前籍錄洮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家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巧于觀學者得金券工錢板印數百集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生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

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本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

辨志

陳抃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學之才

挺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同上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事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累無倦怠同上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繼以賢良方正登第同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倡尹洙野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儻之文故試于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同上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脩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叙云天聖間予舉

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
就為時文以相誇尚而于美獨與其兄才翁
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雅文時人頗共
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
詔書試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
者稍趨于古焉

漢上朱宸子發言陳持以太極圖傳种放傳

穆脩脩傳周茂叔

此本無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于穆伯長伯長有文十
餘篇行於世韓柳之文固伯長而後行國初
知者有柳聞言行集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
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興穆脩大振起
之

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日論淺俗寢以大散本朝
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
聖初公獨興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
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
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家之文章踰漢唐
而躋三代云

唐至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
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
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
於天下者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刻詞箋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
甚者專事藻飾破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
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
逐時輩與穆伯長遊力為古文士林始聳慕
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
一變而古是大有功于道也說文無尹

子識浮圖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遊
伯長到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善詩復
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具學而儒具心
若當世有勢者冠衣而振起之必韓：取奇
即今老且窮其為佛詩詎得已耶伯長小州
奉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
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有大宋先達甚多
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師康節墓誌云吾七十子學於仲

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為學雖同粵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提之提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達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

呂氏家塾

邵充夫先生受學于李提之才李之才受學于穆伯長穆伯長受學于陳希夷其所以傳先天之學具見于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充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達有端緒

哀穆先生文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于美作詩悼之道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先余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生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弔斥言時病誼細後生畏聞之又

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蓋為程邵格詩賦咸乎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忠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皆貳者私然吏使誣告先生賂其獄聚左證復召先生使眾參考之由是貳池州中詰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后累恩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振振于道然和以文于有位以故固甚張文節守是之士豪者作佛廟文即使以駉召先生作記：咸竟不亂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道者乞裁名于石固不朽耳既而坐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宰臣區餽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必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而河朔中往：醉暮歸過之如不省持者夜半叩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吟執奏亦出曙用足資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柩成奠日誦孝經食記

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情之或厚
遠則必為盜販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后得
柳子序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
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
下遂卒吁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無廢
窮苦終其身顧其適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
數時隻嘗罹兵賦患少輩所辱因其節行至
死不愛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
適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
黨適于欲訪具文俾子集序之去年赴舉京
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
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
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
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問作文哀之
道不勝于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右蘇子美文

蘇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釋子疾病初家事
鉅細缺鄰人告其求醫師久已決棄杯大
小空布被旁午絮餘喘尚能鼓好老憤知己

結目淒望羊泓髭斷反增茁憂酸紫餘生爵
嗶嘑留永訣語妻后日計書策未可做教子
立世資好國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衆人方
草竊凌子久道路窮十口看竊綈恰旅重江
間正值大飢節既而裹飯交好疾走縫粗糲
又無執漿人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窮痛
焉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爾保胸伏氣
萬文美腸貯怨百折艱難泊風波憔悴墮霜
雪久僕勃龍鍾弱女癡蹶躄文隨寒餓空
道與烟焰滅魂兮竟何歸好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耐莫解
腹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濤欲徵伊人胡不
官好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
高卑與怒馬射門滿道不絕之子苟問廁所
民乃貪哉

錢遵王家藏熊家抄本

世不知古文已獨爲之定儒之特立者也吾見
三人矣董生書秦漢學之俊明孔氏之街道當
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竊助枚舉謂
應義理于長相如特辨無極亦自爲其文而已
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觀書五代
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貢王賈竊
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
侍焉唐衆吏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
孫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持參軍伯長獨不
以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之
先自爾以爲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
於古而已蓋其端倪既闕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尋
注疏則必以經言爲辭皆均爲之一變至道潮
其承傳爰有端緒云銀闥聞書售與有力焉愚
嘗評持參軍之復古以爲不在董生昌黎公之
下永州：學教授宜春歐陽梅得參軍之文于
其從孫化州使君澄得零陵鄉貢進士張洙于
倫校之不鄙謂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
義有不得而辭者報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
未孟秋既望銜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穆公集校補

